

潘琦君女士不僅是一位優秀的作家，更是一位盡心負責的老師。朋友們喜歡說她是「承先啓後」的人物。她的散文與小說都在平實樸素之中具見人情之真切；同時，她對古詩詞的鑽研和書法上的造詣，在「新文藝」作家之中真是出類拔萃的。有一段時候，她在三、四家大專院校教書，由於講解精闢，批改認真，受到年輕人們的愛戴；很多學生都說，聽過她的課以後，才更喜歡中國文學。

琦君的作品結集者甚多；散文集「煙愁」共收三十七篇，二〇九頁，開明書店經售，其中如啓蒙師、喜宴、毛衣、煙愁等篇，都可說是她的代表作。林語堂先生曾說，文章平淡最醇也最難。這「平淡」並非平平常常，淡而無味；而是不去「故作驚人之筆」，專從精微處觀察，用一般人心意可到而口不能出的方式表達出來。因為她在詩詞方面下過很深的功夫，鑄鍊陶冶之道自是精到的；但她絲毫沒有將散文小品當詩詞來寫的刀斧鑿痕，而惟以清舒自然為主。

「煙愁」裏追念老師的文章有好幾篇；有一位老師吟了兩句詩：「松林細語風吹去，明日尋來盡是詩。」他解釋說：「松林中細語，被風吹去，似了無痕跡，但心中那一剎那間美的感受，却慢慢兒醞釀成爲詩，成爲文，絕不是勉強得來的。」琦君的文章也是這樣寫來的。

東方的寬柔

彭歌

文學的作品不必道德，但亦不必故違人情而反道德。這本文集之好，或者說作者風格之長處，就在於無說教式的煙火氣，而字字句句，都在謳歌人性的善良。如她所強調的：人生固然短暫，而生活却是壯美的。「生涯中的一花一木，一喜一悲，都當以溫存的心，細細體味。那怕當時是痛苦與煩惱，而過後思量，將可以化痛苦為信念，轉煩惱為菩提。」這種澄靜淡泊的態度，是要嘗味過人生憂患而才能得到的境界。

作者曾任公務員多年，其短篇小說「繕校室八小時」，可能是寫大機關裏小職員生活最生動的小說之一；「小公務員」是我們社會生活裏一個重要的典型，不知為何寫得好的並不多見。我有時想，如果以這一個類型的人物為主，演出電視劇的話，比「包公案」可能更有時代意義吧。「繕校室八小時」與其他九個短篇合起來出了單行本，一八六頁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前一陣子琦君有訪美之行，回來後有人催她寫些訪美遊記；我倒覺得遊記可寫可不寫，更要緊的還是散文和小說——在這一代文人作家之中，像琦君這樣富於東方氣息的已經不多了，東方人的某些敏感與寬柔，是她的特長。

轉載自六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聯合副刊「三三草」專欄